

德拉克洛瓦

Gallery

Delacroix





西洋美术家画廊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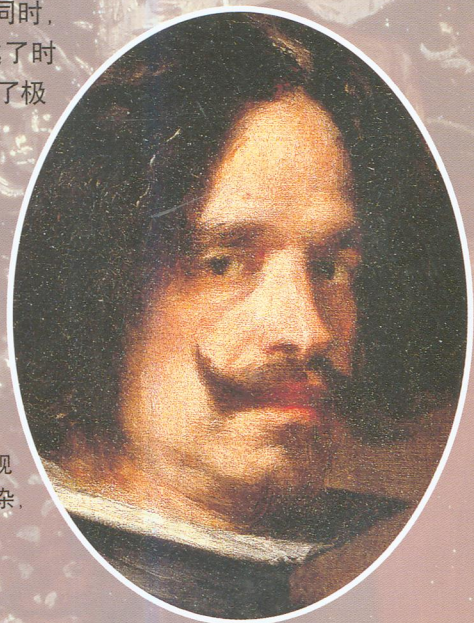
委拉斯贵兹

Art
Gallery
Velazquez

很早就表现出早熟的天才本领的委拉斯贵兹是菲利普四世的宫廷画家。作为国王的宠臣从事繁忙工作的同时，他还为后人留下了17世纪最佳的杰作。他的厨房画表现出的如同实物一样的水滴，以及似乎可以看到人物性格一样的肖像画中展示了他的才华，同时，他后期的自由而大胆的笔致超越了时代，给近代和现代的绘画也带来了极大影响。

◀ 《宫娥》 318 × 276cm 1656年

在这幅绘画中委拉斯贵兹要表现什么？在我们看来，画面中表现的是以公主为中心的侍女和小丑们，但他们不是在看我们，是在看国王夫妇。这从画面中央深处的镜子中的影象可以知道。面对画布的画家委拉斯贵兹似乎不仅仅是看着国王，似乎从绘画里还观察着我们。这种视线的交错和逆转使这幅绘画更加复杂，并充满谜团。



Art Gallery

西洋美术家画廊

目次

19 德拉克洛瓦

艺术家生涯

2

LIFE AND TIMES

动荡时代的想象力

风格与技巧

8

STYLE AND TECHNIQUE

浪漫主义巨匠

名作特写

14

MASTERPIECE

自由引导人民

作品选解

20

GREAT WORKS

但丁和维吉尔 20

希阿岛的屠杀 22

萨丹纳帕路斯之死 24

阿尔及尔妇女 26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 28

世界著名美术馆

30

THE GREAT GALLERIES

德拉克洛瓦国立美术馆



Musée du Louvre, Paris/Grand Pala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西洋美术家画廊总目

- | | |
|---------------------------|--------------------------------|
| 1 Renoir 雷诺阿 | 51 Millais 米雷 |
| 2 Van Gogh 凡·高 | 52 Van Eyck 凡·爱克 |
| 3 Monet 莫奈 | 53 Stubbs 斯塔布斯 |
| 4 Da Vinci 达·芬奇 | 54 Moreau 莫罗 |
| 5 Millet 米勒 | 55 Holbein 霍尔拜因 |
| 6 Picasso 毕加索 | 56 Maillart 马格里特 |
| 7 Dali 达利 | 57 Fraconard 弗拉戈纳尔 |
| 8 Cezanne 塞尚 | 58 Sargent 萨金特 |
| 9 Lautrec 劳特累克 | 59 Masaccio 马萨乔 |
| 10 Chagall 夏加尔 | 60 David 达维特 |
| 11 Gauguin 高更 | 61 Bosch 博斯 |
| 12 Klimt 克里姆特 | 62 Bonnard 博纳尔 |
| 13 Manet 马奈 | 63 Tiepolo 提埃波罗 |
| 14 Degas 德加 | 64 Hogarth 霍加斯 |
| 15 Seurat 修拉 | 65 Miro 米罗 |
| 16 Modigliani 莫迪里阿尼 | 66 Kahlo 卡罗 |
| 17 Rembrandt 伦勃朗 | 67 Van Dyck 凡·代克 |
| 18 Botticelli 波提切利 | 68 Whistler 惠斯勒 |
| 19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 69 Bellini 贝利尼 |
| 20 Velazquez 委拉斯贵兹 | 70 Ernst 恩斯特 |
| 21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 71 Uccello 乌切罗 |
| 22 Ruisseau, Henri 亨利·卢梭 | 72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
| 23 Constable 康斯特勃尔 | 73 Repin 列宾 |
| 24 Ruben 鲁本斯 | 74 Cassatt 卡萨特 |
| 25 Caravaggio 卡拉瓦乔 | 75 Poussin 普桑 |
| 26 Turner 透纳 | 76 Leighton 莱顿 |
| 27 Durer 丢勒 | 77 Bronzino 布龙齐诺 |
| 28 Pollock 波洛克 | 78 Gericault 热里科 |
| 29 Vermeer 弗梅尔 | 79 Matisse 马蒂斯 |
| 30 Raphael 拉斐尔 | 80 Bruegel 勃鲁盖尔 |
| 31 El Greco 格列柯 | 81 Hals 哈尔斯 |
| 32 Leger 莱热 | 82 Gainsborough 庚斯博罗 |
| 33 Van Ruisdael 罗伊斯达尔 | 83 Piero della Francesca 弗朗切斯卡 |
| 34 Klee 克利 | 84 Watteau 华托 |
| 35 Courbet 库尔贝 | 85 Utrillo 尤特里罗 |
| 36 Kandinsky 康定斯基 | 86 Tintoretto 丁托列托 |
| 37 De Chirico 席里柯 | 87 Steen 斯坦恩 |
| 38 Goya 戈雅 | 88 Reni 雷尼 |
| 39 Redon 鲁东 | 89 Spencer 斯宾塞 |
| 40 Titian 提香 | 90 Kokoschka 柯克西卡 |
| 41 Dufy 杜菲 | 91 Chardin 夏尔丹 |
| 42 Rossetti 罗塞蒂 | 92 Sisley 西斯莱 |
| 43 Ingres 安格尔 | 93 Reynolds 雷诺兹 |
| 44 Giotto 乔托 | 94 Sickert 西克尔特 |
| 45 Gris 葛利斯 | 95 Caracci 卡拉奇 |
| 46 Claude Lorraine 克劳德·洛兰 | 96 Boucher 布歇 |
| 47 Munch 蒙克 | 97 Bell 贝尔 |
| 48 Canaletto 卡纳莱托 | 98 Van der Weyden 韦登 |
| 49 Blake 布莱克 | 99 Derain 德兰 |
| 50 Fra Angelico 安吉利科 | 100 Index 索引 |

©De Agostini UK Ltd., 2000 图字: 07-2001-584号

西洋美术家画廊 19 德拉克洛瓦 原出版者/[英国] De Agostini 出版公司

策划/刘丛星

责任编辑/刘丛星 王兴吉 张亚力

日文翻译/周异夫

校勘/王兴吉

装帧设计/王兴吉 张亚力

审读/孙开礼

责任校对/于丽梅 朱敏

监印/赵岫山 邱朝阳

出版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制版/长春吉美雅昌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635×940 1/8 印张/4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 7-5386-1159-2/J·866 定价/15.00元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浪漫派最伟大的画家。传说是著名政治家的私生子的德拉克洛瓦，以其强有力而具有冲击力的一系列作品，在沙龙（官方展览）掀起波澜。批评家指责他的作品中充满了肉欲和暴力，但艺术家们很快地承认了他作为画家的非凡才能。

尽管引发了非议，国家却收购德拉克洛瓦的绘画，他还成为了去摩洛哥君主国的重要外交使节访问团中的一员。北非的体验完全改变了他的绘画风格，他从以往曾经多少带有一些庸俗化的表现中脱离出来，增加了雄壮的力度。这种变化为德拉克洛瓦的后半生带来了帮助，公共建筑物的大规模壁画制作委托接连不断。最突出的范例是圣苏尔皮斯教堂的精彩壁画。德拉克洛瓦的绘画业绩给后世的画家，特别是修拉、雷诺阿和马蒂斯以很大影响。

J205.5

1

:19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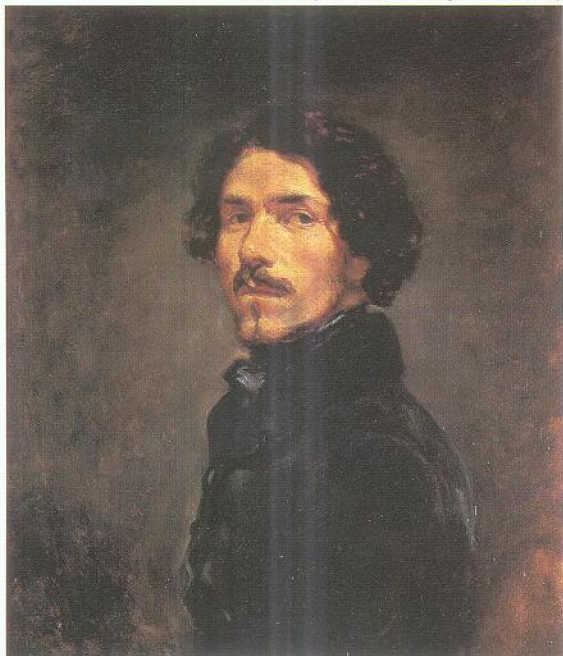
00496647

动荡时代的想象力

VISIONS OF TURBULENT TIMES

德拉克洛瓦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创作的巨大画面和叙事诗般的主题，真实地反映了法国的共和制同君主制进行生存竞争的时代激情。

Uffizi Gallery, Florence/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正如这幅画家初期的自画像所显示的那样，德拉克洛瓦是一名肤色略黑的美男子。

一个比较容易惹麻烦的孩子。他的朋友阿列克桑德雷·仲马（大仲马）曾经记述道：“他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勒过脖子，被火烧过，被水淹过，被下过毒。”实际上，“被勒过脖子”是他的头钻到马的草料袋里拿不出来；“被火烧过”是挂在床上的蚊帐燃烧起来；“被水淹过”是因为他从波尔多港的码头上掉到了海里；“被下过毒”是因为他喝下了铜绿色染料。

据更加正统的记载，德拉克洛瓦升入了帝国中学，在那里接受了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严格教育，并在素描和古典文学科目获得了优等奖，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母亲维克多瓦尔那里继承了美术天赋的缘故。他的母亲出身于有名的宫廷家具匠人家族。但使德拉克洛瓦直接受到强烈影响的则是在他的少儿时代，那时他正在诺曼底休假，当时他的叔父教他野外写生。

德拉克洛瓦1798年4月26日出生于巴黎郊外。他户籍上的父亲叫查尔斯·德拉克洛瓦，是总裁政府（1795～1799年的共和制政府）中位列于中等职位的大臣。但人们私下传说查尔斯·塔莱朗是他真正的父亲。塔莱朗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一名政治家，在拿破仑·波拿巴统治时期他担任外交大臣，后来是法国驻英国大使。也许他的确是德拉克洛瓦的生父的缘故，在德拉克洛瓦的绘画招致了极大非议的时期，国家还是收购了他的很多作品。

德拉克洛瓦在儿童时代是

▶ 弗朗索瓦·杰拉尔于1808年创作的查尔斯·莫里斯·德·塔莱朗·佩里格肖像画（局部）。



AKG London

与席里柯的相识

由于一家相继遭到了不幸，德拉克洛瓦被迫很早就要选择自己将来的职业。这是由于他在青春时期就失去了父母。父亲查尔斯去世于1805年，母亲去世于1814年，他在姐姐的照顾下生活。但是，姐姐的家庭也陷入了经济困难。1815年，面对现状的德拉克洛瓦下决心要当画家，他为了这一目的进入到皮埃尔·纳尔西斯·盖兰（1774



Musée du Louvre, Paris/Photo RMN-M. Bellot

▲ 浪漫派的画家们被哥特式建筑的废墟强烈地吸引。德拉克洛瓦在少儿时代经常去看叔父的地产上的修道院遗迹，他后来把当时的印象记录到了《瓦尔蒙修道院教堂的废墟》（1832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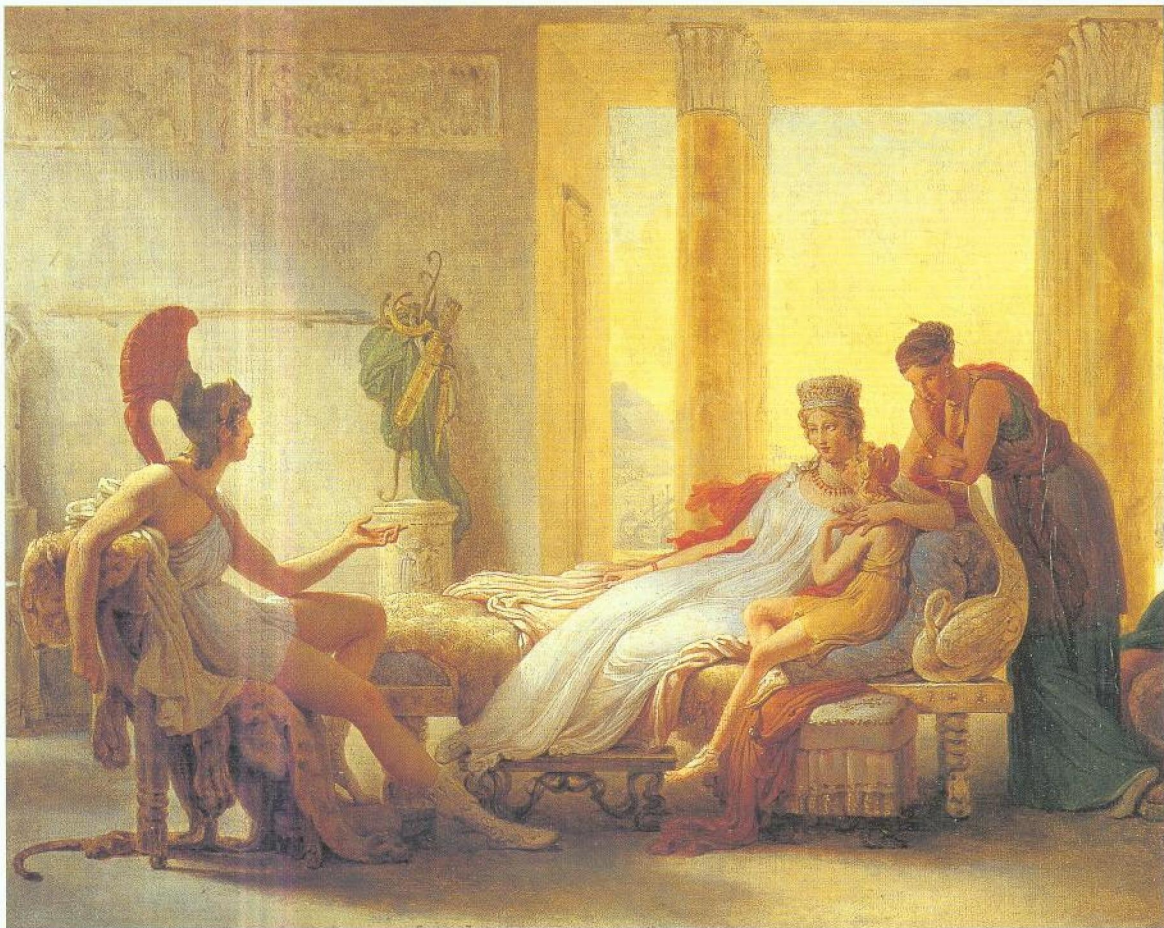
~1833年）的绘画工作室。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盖兰是德拉克洛瓦经过他叔父的介绍已经认识的老师，而且，盖兰作为代表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名画家也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名望。

1816年，德拉克洛瓦入学于盖兰任教的国立美术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以传统为基础的古典式训练，并主要致力于古代雕刻复制品的临摹和裸体模特的素描。这种学习对于磨练德拉克洛瓦的技法发挥了作用，但对于确定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几乎没有多大帮助。而真正使德拉克洛瓦受到刺激的是卢浮宫美术馆，以及他的两名同学席里柯和波宁顿。

在卢浮宫，德拉克洛瓦得以从极近的距离仔细观看古典巨匠的名作，特别是鲁本斯、维罗奈斯、提香等伟大的画家的作品。他还有机会看到了拿破仑远征期间掠夺来的美术品。德拉克洛瓦从里查德·帕克斯·波宁顿（1802~1828年）那里学到了英国传统的水彩画技巧，并学习了莎士比亚和拜伦的著作。但给予他最大影响的还是席里柯。

1818年，席里柯创作了《梅杜萨之筏》。这是一幅描绘遇难船只并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但那以后，它被看成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划时代事件之一。德拉克洛瓦也作为作品中的一名人物的模特儿，一直注视着作品的创作过程，此间他体会到一个新的世界地平线正在自己的面前展开。这幅作品中洋溢着的热情和精力，与多数新古典主义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冷静和自我克制完全不同，这也点燃了德拉克洛瓦个人雄心的火焰。本人后来承认说，他看到完成的作品感到极度的兴奋，“像发狂一样跑了出去”，并飞快地跑回了宿舍。

其当然的结果，从德拉克洛瓦最初在沙龙展出的作品《但丁和维吉尔》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盖兰创作的《伊尼阿斯向狄多女王叙述特洛伊城的不幸》在1817年的沙龙上展出，并得到了极高的称赞。这幅作品正在创作的时候，德拉克洛瓦正从师于盖兰。

THEODORE GÉRICAULT

特奥多尔·席里柯

席里柯的绘画经历虽然不长，但他是浪漫派的一名代表性画家，他给德拉克洛瓦带来了决定性影响。最初，席里柯以一系列描绘拿破仑军人们的骑马肖像而受到了瞩目，但使他的名字不朽的却是《梅杜萨之筏》。这幅作品描写了同时代的事件。法国海军护卫舰梅杜萨号在非洲海面失事，全体船员被迫弃船逃生。由于一系列不恰当的处理，结果有一百余名船员被抛向了

波涛汹涌的大海，其中多数人丧命。席里柯为了描绘逼真付出了超出寻常的努力。他仔细地观察被处死的罪犯尸体和腐烂了的手脚，或者到医院仔细观察患者。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梅杜萨之筏》(1818 - 1819年)在沙龙以《海难》的标题展出。这是为了不触及到政治性问题。



Hulton Getty

▲ 特奥多尔·席里柯1820年的肖像版画。他给德拉克洛瓦的绘画风格带来了很大影响。

(1822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席里柯作品影响的痕迹。这幅作品与《梅杜萨之筏》同样，也描绘了危险的航海的恐怖。这幅绘画受到了批评家们的温柔欢迎，但要得到席里柯那样狂热的反应，德拉克洛瓦必须再等待两年时间。

国家收购的“麻烦的人”的作品

机会在1824年德拉克洛瓦在沙龙展出《希阿岛的屠杀》的时候来到了。这幅震撼人心的作品描绘了几年前发生的事件，即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发生的屠杀行为，引起了称赞和反对两种意见的争论。有人为其扣人心弦的描绘所征服，如波德莱尔曾经评述说这是“对悲惨命运和无可挽救的痛苦的可怕赞歌”；也有人感到对残忍性的描绘过于浓厚而超过了限度。而德拉克洛瓦并没有在意批评，因为他知道在沙龙受到注意是作为画家成功的钥匙。而在这以后，他的作品开始受到社会上的重视。

事实上，《希阿岛的屠杀》所引发的怒号，没有任何抑制德拉克洛瓦的绘画风格的力量。而他的下一幅沙龙应征作品《萨丹纳帕路斯之死》(1827年)将带来更大的冲击，这似乎是在

以前就计算好了的一样。绘画的主题来自于拜伦的一个戏剧场面的启示，而这似乎只是为了详细地描绘暴力和色情交织混杂的借口而已。而批评家们也似乎深知画家的意图。一位批评家对于德拉克洛瓦同时期的其他绘画作品写道，“其生动的效果的确相当出色”，但“这幅绘画

▼ 1830年7月，巴黎民众对反动的不受欢迎的国王发动了暴动。查尔斯十世及其雇佣兵仅仅五天就承认了失败。《圣特诺雷大街的大炮争夺》是当时描写暴动的版画。



Hulton Getty

Peter Willi/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在呻吟，在叫喊，在漫骂。

在德拉克洛瓦青年时期的最后一幅杰作《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中，暴力也占据了核心位置。1830年7月，巴黎的民众在城市发动了起义，并最终迫使不受欢迎的国王查尔斯十世退位。德拉克洛瓦只是旁观了战斗，但在感情上他与民众非常的相同，为了庆祝胜利创作了这幅作品。作品在1831年的沙龙上一经展出，马上就迎来了欢呼的称赞声。新政府收购了这幅作品，但没有几天就从展览会上撤了下来，这也许是担心它可能引发更大的抗议行动的缘故。

成为转折点的摩洛哥访问

实际上，德拉克洛瓦的惹麻烦时代正在落下帷幕。他使绘画中的过激成分柔和下来，并开始摸索新的方向。他所寻求的东西偶然间来到了。1832年，他被邀请参加国家的摩洛哥正式访问团。德拉克洛瓦抓住了这个良机，但他并没有预测到这次旅行将给他带来多么重大的影响。在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处于鼎盛时期的19世纪20年代，德拉克洛瓦常常将异国情调的主题引入到自己的作品中。而这一次，他亲眼见到北非的现实与之全然不同，这使他十分惊讶。那里有安祥的威严，这与他预想中的华丽装饰完全不同，这甚至让他想起了古籍中关于古代的记述。在短暂的逗留期间，德拉克洛瓦做了大量笔记，当地日常生活的素描填满了他

▲ 尽管在潮湿、人员混乱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德拉克洛瓦还是在波旁宫创作出精彩的壁画。这里见到的是“产业”和“正义”的寓意像。

的几本写生笔记。这些为他的后半生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绘画题材。

回到法国之后，德拉克洛瓦的绘画历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自由引导人民》的成功为他确立了名声，政府机构开始委托他在公共建筑的墙面或天花板上创作大型壁画。对于一个有雄心的艺术家来说，这种工作是最终的目标。因为获得同时可以带来高额收入和名誉的官方订件，是站到其职业的顶点的证明。

失意的晚年

德拉克洛瓦将他剩余的绘画历程的大部分都献给了这些装饰画的制作。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波旁宫帝王大厅的天顶上创作的寓言画(1833~1837年)，而后是波旁宫图书馆的系列壁画创作(1838~1847年)。他还创作了卢森堡宫的圆顶壁画(1840~1847年)、卢浮宫的中央天顶(1850~1851年)、巴黎市政厅的壁画(1852~1854年)。最后，德拉克洛瓦花费了十二年创作了圣苏尔皮斯教堂的各种壁画(1849~1861年)。这些惊人的工作是当时任何一名画家都无法相比的，它甚至可以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壁画画家的业绩相提并论。但从整体上

Artist's Life

- 1798 户籍上作为查尔斯·德拉克洛瓦和他的妻子维克多瓦尔的孩子出生于巴黎。而通常认为他实际的父亲是查尔斯·塔莱朗。
- 1805 父亲查尔斯·德拉克洛瓦去世。
- 1814 由于母亲去世，搬到姐姐家里。但姐弟陷于贫困之中。
- 1815 决心学习绘画，进入新古典主义的代表性画家皮埃尔·纳尔西斯·盖兰的工作室。
- 1816 进入国立美术学校。与席里柯和波宁顿同学。
- 1818 为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充当模特儿，并深受其影响。
- 1822 《但丁和维吉尔》在沙龙第一次展出。
- 1824 《希阿岛的屠杀》在沙龙里出现了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并成为大的争论话题。
- 1830 针对查尔斯十世的七月革命爆发。为了庆祝革命的胜利创作《自由引导人民》。
- 1832 参加摩洛哥正式访问团。
- 1833 接到具有荣誉的政府订件，开始接连创作公共建筑物的大规模壁画。
- 1835 由于工作劳累，开始影响到健康和社会生活。患恶性咽喉疾病，并且以后频繁复发。
- 1855 获得勋级会荣誉军团三级勋章。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举办特别画展。
- 1861 在众多的官方订件中花费制作时间最长的圣苏尔皮斯教堂壁画完成。
- 1863 因喉头炎复发在巴黎去世。

MOROCCO

摩洛哥

德拉克洛瓦作为莫尔内伯爵率领的法国王室使节团的一员访问了摩洛哥。于1832年1月出发，还顺访了西班牙和阿尔及尔，全部旅程长达六个月。德拉克洛瓦利用其特权性地位，参观了闺房的内部、摩洛哥君主的王宫等很多普通观光客无法进入的场所。但从各种意义上说，他对穷人的生活抱有更加强烈的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们看来，他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东西。”



▲ 在同莫尔内伯爵的旅行期间，德拉克洛瓦将他的旅途印象记录到七本笔记中。由于描绘必须迅速进行，其中多数是素描和水彩画。《犹太人布萨古罗家》（1834年）是其中的一幅。



▲ 在《查尔斯·德·莫尔内伯爵的肖像》中，画家巧妙地以作为大使访问摩洛哥时的礼服形象，描绘出年轻时髦的外交官身姿。

看，德拉克洛瓦的这些装饰画与他的前半期作品相比颇为公式化，除了圣苏尔皮斯教堂壁画以外的作品，今天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德拉克洛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些项目中。他说：“每当我面对等待描绘的墙壁的时候，我的心脏就会激动得怦怦直跳。”尽管如此，工作非常辛苦，这给他的健康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都带来了影响。1835年，德拉克洛瓦因为恶性咽喉疾病而病倒，这一疾病在他的后半生复发了多次，而且越来越重。离开工作场地的德拉克洛瓦是社交界的明星，他以敏锐机智的风趣语言和优雅的

服装美感而著名，但他的私生活却极度地保密。他与他的侄女约瑟费努·德·佛尔热保持了多年的关系，但两个人并没有结婚。

进入到19世纪50年代后，德拉克洛瓦辉煌的绘画业绩开始得到官方的认可。1851年，德拉克洛瓦被选为巴黎市议会议员，四年后又获得了勋级会荣誉军团三级勋章。此外，在1855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组织者把他的绘画特别展安排到最好的场地，并向年轻一代介绍他的绘画历程。但尽管如此，与他的新作品相比，人们对他原来的作品表示出了更大的兴趣，这使德拉克洛瓦不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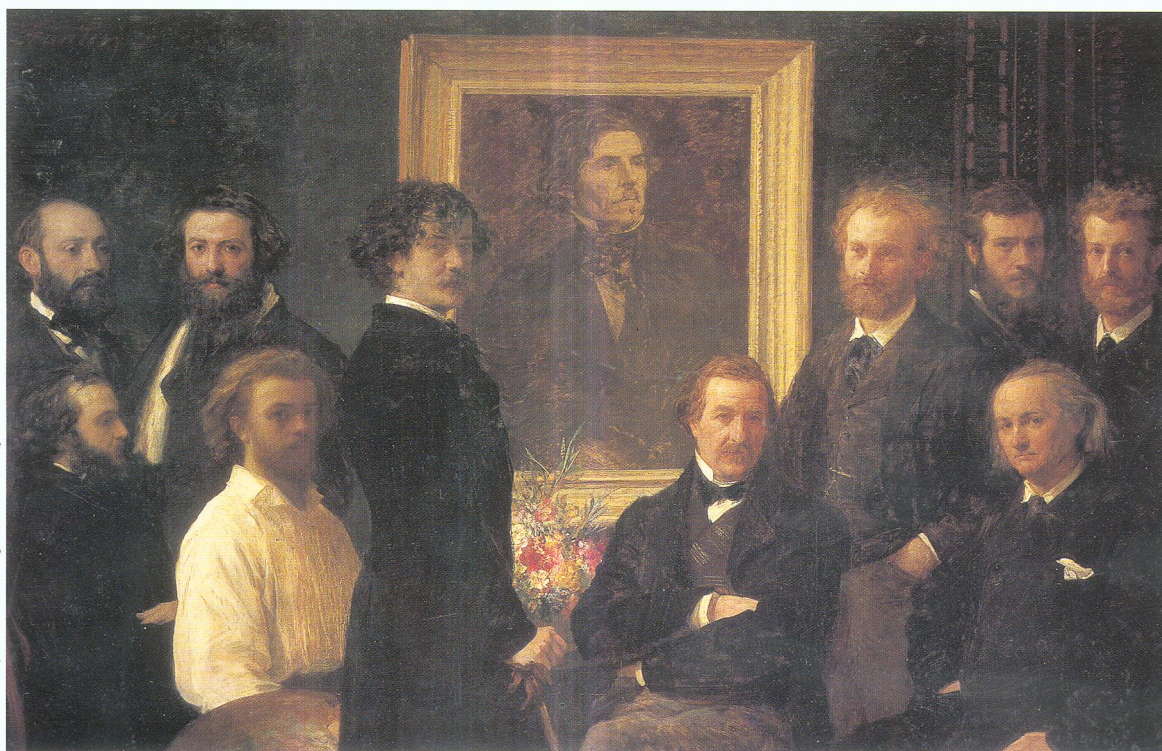
感到十分沮丧。特别是人们对他最后一次送到沙龙的一些作品（1859年），以及圣苏尔皮斯教堂壁画的完成（1861年）反应冷淡，这使画家的晚年充满了痛苦。我们从1863年7月22日他写在日记里的最后文章中可以清楚地读到画家的这种幻灭感：“绘画的最重要特性在于眼睛的愉悦……但并不是任何人的眼睛都适合品味绘画的微妙乐趣。很多人的眼睛愚钝，或者错误。他们按照字义观看对象，而对于罕见的美则视而不见。”这是悲伤的墓志铭。两个月后，德拉克洛瓦告别了人世。



◀ 德拉克洛瓦非常尊敬莎士比亚，创作了《跪在父亲面前的苔丝德蒙娜》（1852年）等二十余幅取材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绘画。



George Eastman House, Rochester, New York/AKG London



▲ 1858年纳达尔拍摄的德拉克洛瓦的照片。当时，摄影作为艺术表现形式还处于极其初级的阶段。

◀ 亨利·凡坦·拉托尔创作的《德拉克洛瓦礼赞》，作于德拉克洛瓦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864年。穿衬衫的是拉托尔自己，惠斯勒在中央的左侧，马奈站在右侧，近景右侧为波德莱尔。

浪漫主义巨匠

THE GREAT ROMANTIC

德拉克洛瓦在巨大的画布上，以真挚而丰富的情感描绘出比实物还大的对象，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冲击。他不在乎社会上的喧嚣，一贯地忠实于浪漫主义的理念。



浪漫主义运动达到鼎盛的、动荡的19世纪20年代，在法国，德拉克洛瓦是引起了最大争议的画家。他送到沙龙的绘画被报纸大肆报道，并激怒了保守的批评家，而另一方面，这也使进步派感到高兴。站在20世纪的视点来看，其理由未见得一目了然，因为在现代人的目光里，德拉克洛瓦的几幅代表作品带有一些人为的成分，并具有演戏般的感觉，但是在当时，那些则真正是革命性的。

从传统观念的脱离

在德拉克洛瓦的时代，成功的钥匙握在沙龙的手中。在国家主办的本年度展览上如果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就保证会拥有稳固的名声和富裕的未来。这特别适用于在历史画（故事画）领域有所擅长的画家。因为他们得到政府委托装饰公共建筑物，得到最具特权而且收入颇丰的工作的可能性最高。在沙龙展出的绘画中，历史画是最重要的一类，因此也

为一定的“规矩”所束缚。画家们被要求从历史、神话、寓言、文学，乃至圣经这些有限范围的主题内选择振奋精神的绘画题材。

德拉克洛瓦在两点上打破了这一习惯。第一，在与历史画同样的大画面上，以堂堂正正的“大格调”描绘同时代的主题。在《但丁和维吉尔》和《希阿岛

壁画

德拉克洛瓦将他后半生绘画生涯的大部分，都放在了一个又一个的公共大型建筑物的壁画制作上。巴黎的卢森堡宫殿也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天顶壁画就是《奥罗拉》（约1845～1847年）。由于这项工作特点的关系，德拉克洛瓦的才能发挥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

但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创作。他曾经明确地说过：

“这幅小品让我兴奋，但

与在工作室的画架上创作巨幅

画相比也是大同小异。”与之相反，宽大开阔的墙壁和天花板给了他在大规模的尺寸上组合构图的机会。以《雅格布与天使》（左 1856～1861年）为代表的圣苏尔皮斯教堂的壁画，就是这些巨作的好例子。在这些公共建筑的装饰工作中一般都要雇用助手，但主要部分都要自己动手。有的工作也可以把各个场面画在画板上之后再镶入到适当的位置，但多数是将掺入蜡油的油画颜料直接涂到画面上。



Palais du Luxembourg/Peter Will/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St. Sulpic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人物习作

德拉克洛瓦在很多方面具有革命性，但他的绘画手法基本上却遵循了传统。他在国立美术学校学到了认真细致地前期准备的重要性。绘画的主题决定之后，通常要雇用职业模特儿在画室写生。右上图的《萨丹纳帕路斯之死》的写生便是其中的一例。最优先的是要把握画中人物的最合适姿势，而对于手足和服装的特征等个别的细微部分的写生也没有忽视。在最初阶段使用铅笔或者蜡笔，构图决定之后要用彩粉或者油彩进行更加细致的素描。左下图的《自由引导人民》和右下图的《萨丹纳帕路斯之死》就是油彩素描。

前半期的德拉克洛瓦一直在描绘极其传统的人物像，其中一种夸张的人物形态和姿势令人想起古代雕刻和古代巨匠们的名画。即使在德拉克洛瓦的绘画的其他方面遭到批判的时候，批评家们也毫不犹豫地称赞他出色的人物描写。但在今天，夸张的人物表现有时也会被列为德拉克洛瓦绘画风格中的弱点。

Archivio IGDA, Milano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rivate Collection/AKG London



的屠杀》之间，批评家的意见大相径庭的理由就在于此。前者以文学为根据，保守的批评家容易接受；与之相反，后者描绘的是最近的事件，因此便带有少许政治性色彩。正如批评家们一致指出的那样，那是新闻工作的职责，而不是美术的任务。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招致了恶名也正是因为同样的理由。

另外，德拉克洛瓦从“高昂的精神”这一传统的概念中脱离出来。传统认为，

历史画应该描绘伟大的英雄行为或者悲剧，或者以绘画例证道德和理想。反过来说，就是要避免缺乏道德性的琐碎事物。

德拉克洛瓦的几幅作品由于这一理由而遭到了轰击。例如，很多批评家把矛头指向《萨丹纳帕路斯之死》，无外乎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画家沉迷于对色情、残酷和放荡的描写。

在这一点上，德拉克洛瓦属于更加

广泛的思潮，即浪漫主义。浪漫派的艺术家们与从前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和理性指向保持距离。代之而来的是，他们把非理性的、疯狂的、超自然的、怪异的等等东西，或者带有异国情调的东西选定为主题。在后者中，不仅是“遥远的场所”，也包括“遥远的时间”（多指中世纪）。

德拉克洛瓦在沙龙展出的作品中包含有几个这样的要素。例如，有的批评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Archivio IGDA, Milano

东方风格的主题

东方情趣的绘画不是以远东为主题，而是以中东为主题，它在19世纪前半期十分流行。以拿破仑的埃及远征为发端的这一情趣，不仅反映在第一帝政时代样式的服装和家具上，也反映在东方风格的绘画上。但是，德拉克洛瓦由于有了北非旅行的体验，他比一般的东方学学者知识要丰富，旅行在他自己的绘画风格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他没有首先参考历史或者书籍，而是直接将在实地亲眼所见的人物和情景描绘出来。其结果，《丹吉尔的狂热信徒们》（上图 1838年）和《犹太人的结婚典礼》（下图 1841年）十分富有新鲜感和直接性，而这在19世纪20年代夸张的沙龙绘画中是难以见到的。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家不喜欢《希阿岛的屠杀》，就是因为画家把焦点对准了压迫者的残酷和牺牲者的痛苦上。再有，在《希阿岛的屠杀》和《萨丹纳帕路斯之死》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异国情调的影响，罕见的武器、服装、工艺品等被配置在近景的醒目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质上，这两幅作品比以北非为题材的一系列作品更加具有“异国的”情调。此外，《萨丹纳帕路斯之死》中令人难以理解的场面设定也是浪漫派的一个典型特征。如果是古典主义的画家将会明确并且正确地描绘建筑物的细微部分，但在德拉克洛瓦的画面中，堕落的国王的自杀场所与他的表情同样模糊。场景被设定为如同昏暗的洞穴一样的房间，似乎还排列着巨大的柱子，但没有对外界敞开。

“写生式”的大作

德拉克洛瓦惹恼了批评家的理由此外还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围绕作品的润饰程度的问题，而与绘画的主题并没有什么关系。在19世纪20年代，评选者们并不认为德拉克洛瓦在沙龙展出的作品是已经完成了的绘画，他们把它看作是一幅大的写生。这是由于占据了展览会主流的传统而古典式的绘画，都毫无例外地施以了细微的润饰。肌肤的色调被精心地雕琢，轮廓线条也十分精密，即使在近处观看也极具写实性效果。与之相反的是，德拉克洛瓦的绘画要离开一定的距离来观赏才更具效果。而如果接近观看，则多少有些写生的感觉。

其中的原因多少与德拉克洛瓦随着自己的热情而快速地创作有关。他在

肖像画

肖像画虽然算不上是德拉克洛瓦的主要作品，但他在自己的绘画生涯中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创作。肖像画的订件几乎都来自于他的朋友。受巴黎的学校经营者普罗斯佩尔·帕尔非·古保的委托，德拉克洛瓦创作了获得优等奖学生的一系列肖像画。1838年，他创作了好友、作曲家《肖邦》（下图）的肖像画。除了半身像之外，德拉克洛瓦也创作了将全身像置于井然有序的背景中的稍大一些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潇洒的巴黎青年、画家的朋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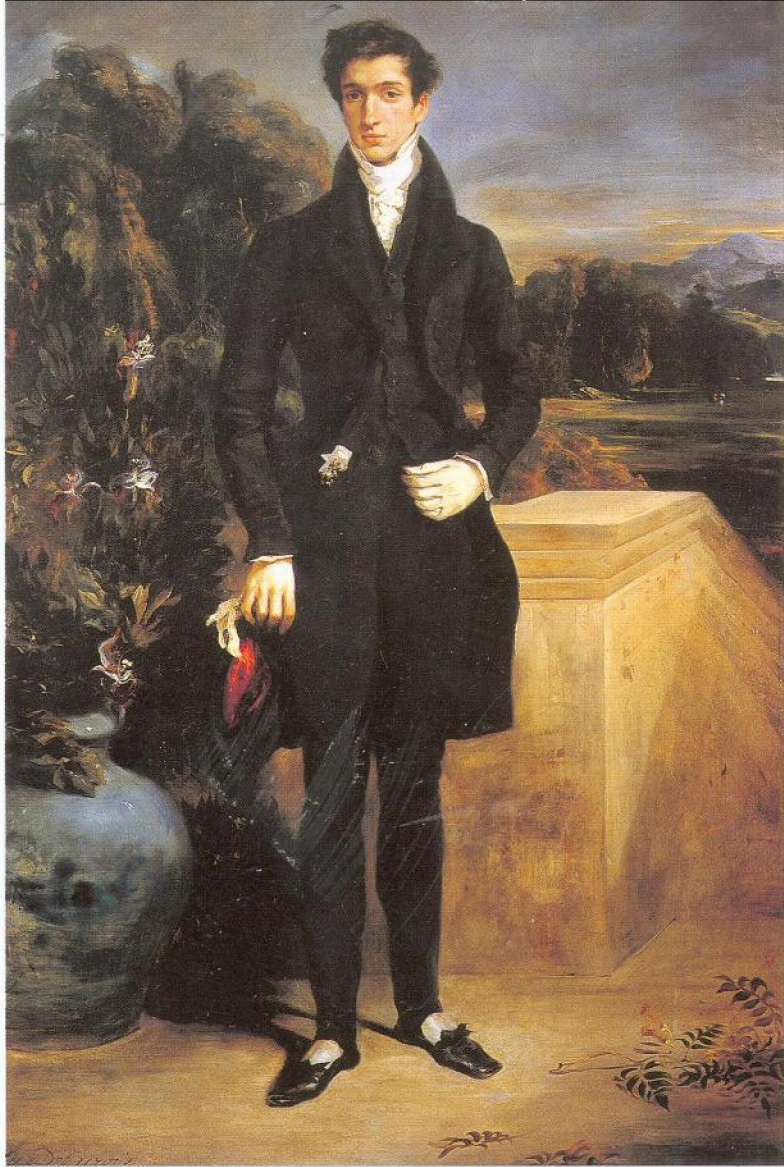


创作一幅大作的时候，往往期待初期的准备完美无瑕。他将每一个构成要素的写生无数地叠加到一起，因此才可以在正式创作的时候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而完成后的作品也不会失去气势。他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他坚信作品必须充满活力并且感情丰富。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丝毫不喜欢理性的绘画。我很清楚，我的狂暴的精神需要兴奋，我要解放自己，如果不尝试一

张开了巨口，我必须把它填满。如果像被阿波罗杀死的巨蟒一样盘据在那里而不行动，我这个人便是一个无用之物……在我所做的事情中，所有有价值的都是以这种做法完成的。”

掌握互补色原理

德拉克洛瓦在创作的时候，与线条相比，他把中心放在了色彩上，这一点也与古典式的习惯不同。在他绘画的初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友《舒维特男爵》（右图 1827年）的肖像画。德拉克洛瓦的助手们从人物的姿态和色彩出发，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别名叫“小提琴盒子”，但画面中飘动着抒情性的忧愁气氛，这令人想起托马斯·劳伦斯的作品。劳伦斯在1824年的沙龙上展出了两幅肖像画《里舍利瓦公爵》和《约翰·斯堪德列·哈弗夫人》，第二年德拉克洛瓦在英国结识了他。

百种不同的方法就别想到达所预定的目标……。在我的心里，黑暗的深渊

级阶段，他掌握了使用小的分散的笔触使色块具有生气。这里也有一些是他观察其他画家的作品而学到的。例如，1824年的沙龙上，在展出作品接连挂到墙上的时候，德拉克洛瓦看到了康斯太勃的《干草车》。仔细一看，他发现这位英国画家在描绘繁茂的树叶的时候，以有气势的笔触将各种各样的绿色小片无数地排列在一起，并以此造成了闪耀般的共鸣效果。德拉克洛瓦十分佩服，在展览会开幕之前，他以同样的技法将《希阿岛的屠杀》中天空的部分迅速地重新涂画。

后期的德拉克洛瓦将刚刚被科学地

借鉴于文学的主题

在德拉克洛瓦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当自己没有灵感的时候，就阅读所喜欢的图书中令人感动的章节来充实自己。的确，文学对于德拉克洛瓦来说是重要的灵感源泉，他给画家带来了无数的作品主题。德拉克洛瓦特别喜欢英国文学，这也许是他与波宁顿的友谊，以及画家于1825年访问英国的结果。在英国逗留期间，德拉克洛瓦曾经观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他后来还从罗伯特·彭斯、沃尔特·苏各特，特别是拜伦的著作中选择了绘画的主题。创作于1825年至1826年的特别带有血腥味的两幅作品《萨丹纳帕路斯之死》（24～25页）和《处死总督马利诺·法利埃罗》（右图），就是从拜伦的戏剧中得到了灵感。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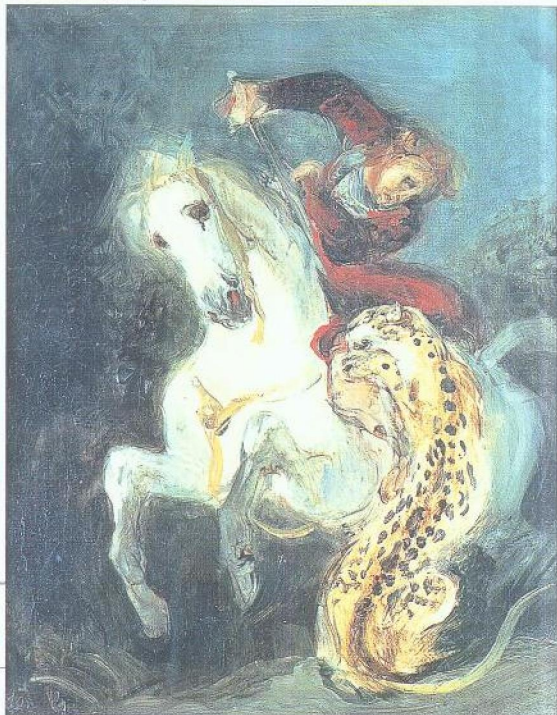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Archivio GDA, Milano

动物画

德拉克洛瓦迷恋于野生动物。他定期去巴黎的动物园，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写生。而后，他以典型的浪漫派做法，以这些为基础，创作出野兽之间的争斗场面，或者野兽与猎人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等充满血腥和兴奋的想象画面。他的绘画主题多种多样，被豹子袭击的马（《猎豹》左下图 1855年）、啃食阿拉伯人尸体的狮子、与蛇争斗的老虎等等，作品中一贯隐藏着暴力性。不只是动物园，德拉克洛瓦还受到鲁本斯的作品，特别是捕猎狮子的绘画的鼓舞，创作了几幅他自己风格的翻版作品（《猎狮》左图 1861年）。但在创作于1830年的《与母亲嬉戏的幼虎》中，暴力性隐藏了起来。

National Gallery, Prague/AGK London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证明了的互补色原理尝试于实践中。葛布兰纺织工厂的化学家米歇尔·乌热努·舒伯鲁尔发现，关于染色的强弱，在与其相邻颜色的对比中产生出来的效果要超过颜料本身的效果。他还发现，单独的颜色也往往在其周围镶嵌有其互补色的微弱影子。例如，在红色礼服的影子中一定含有少量的绿色。舒伯鲁尔将这一理论以著作的形式发表于1839年，而从1820年末开始他就在国立科学院授课。德拉克洛瓦在1834年之前就了解了这一理论，并在同年创作的《阿尔及尔妇女》中进行了试验。在这一领域里德拉克洛瓦的工作确实是领先的。他给世纪末的新一代画家带来了灵感，修拉以及其后的继承者们以此为科学的根据创造出新印象主义。

静物画

德拉克洛瓦在19世纪40年代末创作了一系列静物画，这也是他对自然的兴趣增加的时期。其中的多数作品像《花与水果》（上图）一样是质朴的绘画，使用了油彩、水彩、粉彩等多种技法。画家在书信中写道，趁花还没有凋谢的时候与时间赛跑着进行创作。也许是这种制约的缘故，他的几幅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印象主义的特点。德加、雷诺阿、塞尚他们都拥有德拉克洛瓦的静物画也毫不奇怪。德拉克洛瓦在更早的时期曾经画过几幅动物的尸体，这些则与他通常的绘画风格相一致。其中最新颖的是《有虾的静物》，这是1827年应法国国防大臣的委托创作的。这幅油画以带有平缓起伏的风景为背景，描绘出新鲜的猎物和海产品叠加在一起的景象。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Archivio IGDA, Milano



Musée du Louvre, Paris/AGK London/Erich Lessing

名作特写

Musée du Louvre, Paris/G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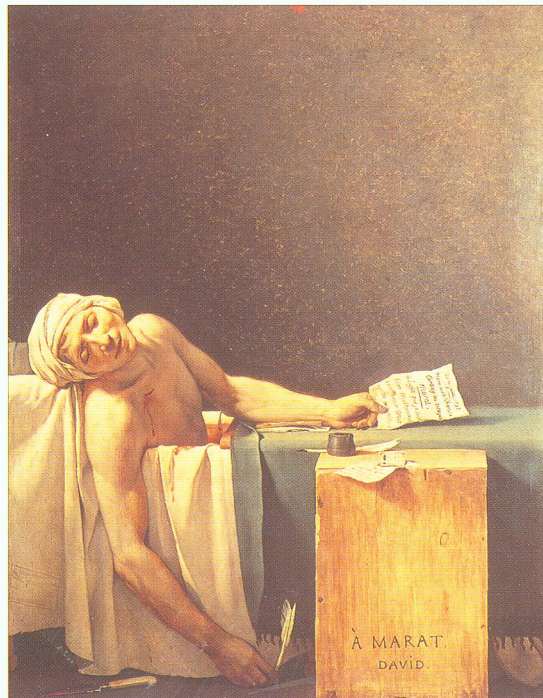
自由引导人民

巴黎 卢浮宫美术馆
Musée du Louvre, Paris
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1830年
260 × 325cm

“我已经着手于现代的主题巷战的场面……即便是不为祖国而战，至少也要为国家而绘画。”德拉克洛瓦关于他的不朽杰作《自由引导人民》，在给他退役将军的哥哥的信中，以多少有些辩白的口吻这样地写道。他唯一的一幅以法国现代史为主题的这幅巨作，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反抗压迫，这一主题令人激动。

象征着自由女神的妇女袒露前胸，跨越过摞了几层的死者，赤脚站在街垒上，高高举起法兰西共和国的旗帜，激励着战斗的民众奋勇前进。三色旗帜的红、白、蓝在画面整体上烘托出共鸣的效果。

这幅绘画是1830年7月革命的真实记录，但更是浪漫主义的寓意画。德拉克洛瓦也许在画室的附近目击了几次战斗，他自己没有加入到血染巴黎街道的“光荣的三天”。暴君查尔斯十世被迫退位后，为了纪念革命，德拉克洛瓦创作了这幅绘画。这是一幅唤起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的作品。



Musées Royaux des Beaux Art, Brussel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